

意义因素对并列式名-名复合词字序的制约

宋培杰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0)

摘要:并列式名-名复合词的字序主要受声序、调序规则的制约,不受这两条规则制约的并列式名-名复合词的字序除了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之外,意义因素也不容忽视。同形异构、同素逆序、兼类词素、源结构、词素意义属性等与意义有关的这些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并列式名-名复合词的字序,这实质上是对那些不符合声序、调序规则的并列式名-名复合词的构词理据从意义方面给出的合理解释。

关键词:名-名并列式复合词;字序;意义;同形异构;同素逆序词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6060(2017)05-0078-04

字序是指汉语复合词中词素排列的先后顺序。内部结构与偏正式、补充式、主谓式、动宾式复合词的字序受其内部结构关系的制约不同,并列式复合词两个词素之间的语法地位是平等的,也就是说,语法关系因素对该类词的字序不起决定作用。并列式复合词的字序如果是一种随机的任意排定,那么为什么其中只有极少数可以互换词素构成与其具有同义关系的逆序形式,而对于大多数来说,它们的词素却只能依照一种次序来排列,这无疑意味着并列式复合词的字序一定是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制约。并列式复合词的字序到底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制约呢?为了排除词素本身语法性质对字序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名-名并列式复合词在整个并列式复合词中占绝对优势,所以选取《现代汉语词典》(2012)收录的1268个名-名复合词为分析对象,希望通过定量分析考察影响该类词字序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1268个并列式名-名复合词中有963个明显受语音(调序或声母的清浊)因素的制约,这个问题已有文章专门讨论,而剩下的305个中,一部分是文化规约在起决定作用,还有一部分则是意义因素占据主导,下面具体分析意义因素对并列式名-名复合词字序的制约作用的主要表现。

一、同形异构的存在

同形异构是指两个名词性词素组合成的双音节字组,其内部结构关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这实际上是同一个词形代表了两个不同结构类型的词。汉语缺乏形态标志,语序和虚词成为区别意义的重要手段。因为虚词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省略,而语序的变化也总是有限的,尤其是参与组合的单位较少时,前后组合的变化就更少,因此同形异构难以避免。例如,用a和b分别代表两个名词性词素,在补足虚词的情况下,“a和b”“a的b”这两个结构的区分是很明显的,但汉语具有“意合”的特点,虚词有时也不需出现,于是“a和b”和“a的b”在形式上就都可以用“ab”来表示了,“ab”一词也就对应了“a和b”“a的b”两种结构所表示的意义。例如:

【草虫】①栖息在草丛中的虫子;②以花草和昆虫为题材的中国画。

【粪土】①粪便和泥土,比喻不值钱的东西;②秽土。

【血汗】①血和汗水,象征辛勤的劳动;②如血的汗。

对于“草虫”这一并列式名-名复合词来说,词素“草”在前“虫”在后的这一字序可以表示两种结

收稿日期:2017-01-21

基金项目:2014年河南科技学院高层次人才启动项目“现代汉语名-名复合词研究”(211010615004)。

作者简介:宋培杰(1976-),女,河南长葛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语义方面的研究。

构关系:一种是偏正关系——“栖息在草丛里的虫子”“草”修饰“虫”;另一种是并列关系——“以花草和昆虫为题材的中国画”,词素“草”“虫”地位平等。尽管并列关系对词素“草”“虫”孰在前孰在后这一字序问题没有什么影响,但因为偏正这一结构关系一般要求偏在前正在后,所以,尽管这一字序违反了声序和调序规则,“草虫”一词也只能遵循“草”在前“虫”在后这一字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既不符合调序,也不符合声序规则的某些并列式名-名复合词来说,当“ab”一词既可以理解为偏正式,又可以理解为并列式时,词素a在前b在后这种次序就具有了更强的理据性,因为这会受语法关系的制约——修饰成分在前,中心成分在后。也就是说,前偏后正这一结构关系的存在从根本上排除了“b在前a在后”这一词素序列的可能,尽管它是合乎调序或声序规则的。

二、同素逆序词的存在

用A和B表示两个单音节名词性词素,如果它们在现代汉语这一共时平面中既能构成复合词AB,又能逆序构成复合词BA,那么,AB和BA就互为同素逆序词。是否为同一个词素,笔者主要是以《现代汉语词典》(2012)中对语素的编列情况为依据:不分条者为同一个词素,分条者则不属于同一个词素。

在所收集的305条无法用调序和声序规则解释其字序的并列式名-名复合词中,有些存在对应的逆序形式。为表述方便,我们规定,不符合调序和声序的词用“AB式”表示,符合调序或声序规则的对应的逆序形式用“BA式”表示。根据这两个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同素逆序词可分为两种类型:同义同素词和异义同素词。例如,“蔬菜”和“菜蔬”属于同义同素词,而“酒水”和“水酒”则属于异义同素词。同义同素词中有一小部分属于绝对同义同素词,例如:

屏藩(AB式)和藩屏(BA式),烟云(AB式)和云烟(BA式);

秕糠(AB式)和糠秕(BA式),样式(AB式)和式样(BA式);

势态(AB式)和态势(BA式),垢污(AB式)和污垢(BA式)。

这些同素逆序词是“同义词的一种特殊类别,是古代汉语单音词向复音词演变中产生的一种意义相联的特殊现象,是语音形式尚未固定的过渡形态”^[1]。它们在现代汉语里并存,基本上等同于异形词。

同义同素词中除了上面提到的绝对同义这一类型之外,绝大部分属于相对同义同素词,即两个词在理性意义、适用对象以及色彩意义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理性意义的差别或表现为义项多寡不同,例如“权威(AB式)”和“威权(BA式)”:

【权威】①使人信服的力量或威望;②有威望的人或物。

【威权】威力和权势。

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如:

“壤土(AB式)”和“土壤(BA式)”“貌相(AB式)”和“相貌(BA式)”

“菜蔬(AB式)”和“蔬菜(BA式)”“网罗(AB式)”和“罗网(BA式)”

或表现为义项的并不完全对应,例如“腹心(AB式)和心腹(BA式)”。

【腹心】①比喻要害或中心部分;②比喻极亲近的人;③比喻真心诚意。

【心腹】①指亲信的;②指亲信的人;③藏在心里不轻易对人说的。

同样的例子还有,如:

“力气(AB式)”和“气力(BA式)”“纪纲(AB式)”和“纲纪(BA式)”

“次序(AB式)”和“序次(BA式)”“膀臂(AB式)”和“臂膀(BA式)”

或表现为意义有虚实之别,例如“河山(AB式)和山河(BA式)”:

【河山】指国家的疆土。

【山河】大山和大河,指国家或国家某一地区的土地。

同样都可以表示“疆土”之义“山河”要有山有河,较具体;“河山”,则不一定,在表达上显得更抽象,概括性更大,故而古来收复失地的口号多用“河山”,如“捍卫河山”“还我河山”,而现代城乡发展规划改造自然的豪言壮语中则一般要用“山河”,如“重新安排山河”。

或是适用对象有差别,主要是指搭配不同,如“弟兄(AB式)”和“兄弟(BA式)”,与前者不同,前者经常充当定语,如“兄弟部队”“兄弟单位”“兄弟民族”等。

或是色彩意义有差别。色彩意义不同可以表现为时代色彩不同,如“法政(AB式)”和“法政(BA式)”,前者是旧时对法律和政治的合称,后者是现在的称呼;也可以表现为风格色彩不同,如“灵魂(AB式)”和“魂灵(BA式)”,前者书面色彩较浓

厚,后者口语色彩更明显。

异义同素词包括两类,一类是两个词所表示的两种事物、两个概念之间没有联系,如“物事(AB式)和事物(BA式)”“酒水(AB式)和水酒(BA式)”:

【物事】①(书)事情;②(方)物品、东西。

【事物】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

【酒水】①酒和汽水等饮料;②(方)指酒席。

【水酒】很淡薄的酒(多用作谦辞,指请客时所备的酒)。

另一类是两词所指的两种事物、两个概念之间有普通意义和专门意义的区别,如“路线(AB式)和线路(BA式)”“油脂(AB式)和脂油(BA式)”:

【路线】①从一地到另一地所经过的道路;②思想上、政治上或工作上所遵循的根本途径或基本准则。

【线路】电流、运动物体等所经过的路线。

“路线”的两个义项都表示普通意义,而“线路”则表示专门意义。

【油脂】油和脂肪的统称。

【脂油】(方)板油。

很显然,“油脂”表示的是普通意义,“脂油”表示的是专门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对于相对同义同素词和异义同素词而言,其构成词素的次序安排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构词手段,即通过颠倒词素的位置来构成新词。关于这一点,刘叔新认为,“同素异序词即是倒序型造词法的结果”^[2]。这种创造新词的方法简单方便,反映了汉语中语素和语素结合的灵活性。

如果以是否符合调序或声序规则为衡量标准的话,如前所述,AB式不合乎规则,BA式合乎规则,但AB式和BA式这两种词素序列都有理据。BA式这种序列的可解释性在于它符合调序和声序规则,AB式这种序列的可解释性在于通过颠倒词素顺序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以区别BA式构成了新词。换言之,AB式不合乎调序或声序规则是为满足构词的要求,不得已通过牺牲发音的简便来达成的,因为相比之下,追求发音简便是无意识的,是发音器官的一种机能,是次要的,而构词的要求则是有意识的,是人们积极创新语言的结果,是主要的。由此看来,语义因素会影响并列式名-名复合词的字序,特别是当它和调序或声序规则发生矛盾时,语义会表现出一定的强制性。

三、兼类词素的存在

所谓兼类词素,是指某个词素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法功能。某些并列式名-名复合词的两个词素中,如果其中一个为兼类词素,那么该复合词就有可能出现歧解。为了避免歧义,使意义表达更加明晰,因此这个兼类词素在并列式名-名复合词中就需要固定位置,而这一次序安排可能造成与调序和声序规则不符。例如:

【次序】“序”除了用作名词,表示“次第”这一意义外,还可以是动词性的,表示“依次序排列”。颠倒“次”和“序”两个词素的位置,依照调序规则排列为“序次”,会容易让人误解为是动宾结构,所以就把“次”放在了“序”的前面。

【色彩】“彩”表示“颜色”这一意义时是名词性的,但“彩”还可用作形容词性的,表示“花色繁多、多种颜色交织的”,若将其放在“色”之前,依照调序规则排列为“彩色”,人们会误认为是偏正结构,所以“色”和“彩”只能以不合乎调序的形式来安排字序。

四、源结构形式的影响

现代汉语中的有些并列式名-名复合词是由古代汉语中并列结构以外的其他一些结构形式转化而来的,因为沿袭了原结构的词序,因此其字序可能不符合调序和声序规则而只能遵从意义。例如:

【疾病】《左传·宣公十五年》:“出,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论语·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从这些较早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句中的“疾病”是主谓结构,表示“病情加重”之义,后来“病”产生了新义,表示“身体不适”,就与“疾”同义而构成并列式名-名复合词“疾病”。因为受到源结构(主谓式)的影响,所以导致并列结构的“疾病”不符合调序和声序规则而只能遵从意义。

【胡须】“胡须”本来是一个偏正式,“胡”本义是指“牛脖子下面的垂肉”,它是“须”长的部位,后来因为人们把“胡须”这一偏正结构误解为并列结构,于是“胡”就产生了与“须”相同的意义,两者并列形成“胡须”一词。

【池塘】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魏晋六朝时期最早出现了“池塘”一词,诗

句中的“池塘”并非表示“水池”,而是指“水池边的土堤”,是一个偏正式。对于这个问题,丁喜霞也认为,“‘池塘’是两个单音词的连用,‘池’的意思是‘水池’,‘塘’的意思是‘土堤’”^[3]。后来“塘”由“堤岸”引申为“蓄水的坑”之义,由此“池”和“塘”同义连用成为并列式名-名复合词。

五、词素意义属性的影响

词素的属性涵盖了时代属性、语体属性、语法属性、意义属性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只讨论与并列式名-名复合词字序有关的词素的意义属性,它主要是指词素义域的宽窄。词素义域是影响同义词素编码序列的主要参数之一,王东海认为“在同义并列复合词中,义域广的语素常放在前面,义域窄的语素在后面,这个序列的辖域占75.4%”^[4]。同义并列式名-名复合词作为同义并列复合词的一种,也会受这一强势规则的制约,所以就可能违背调序和声序规则,依照“上位义词素在前,下位义词素在后”安排字序。例如:

【法则】“法”指法律、法度,表示法律义,“法”所指的范围大,制度与具体条文皆可称之,是上位词。《管子·明法》:“法者,天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书·吕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而“令”是具体的律令,所指范围较小,是下位词。

【器皿】“器”,本指用来盛物的容器。《说文》:“器,皿也”;而“皿”本来专指盛饭用的容器,“皿,饭食之用器”。《段注》:“皿专谓食器,器乃凡器统称。”所以,就这两个词的意义关系来看,“器”的外延包括“皿”,“皿”是“器”的一种,两者是上下位的关系,“器”是“皿”的上位词,“皿”是“器”的下位词。

【网罟】“网”,《说文》:“网,庖牺氏所结绳以田以渔也。”“网”为网类的通名,也就是说,田猎、捕鱼所用之网具,都可称之为“网”。“罟”指鱼网,《说文》:“罟实鱼网。”《释文》:“取鱼曰罟。”从这些注释中可以看出,“网”的义域较宽泛,是上位词,“罟”是“网”的一类,是下位词。

与此相同的还有“衣衫”“法规”“事故”等。

“上位词素+下位词素”类在同义并列式名-名复合词里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因为义域广的上位词素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而这一构词能力与它

自身的意义属性有密切的关系。大量单音词在双音化风潮的带动下向双音节转化的趋势,而义域广的上位词素在意义上既然涵盖了义域窄的下位词素,在词汇发展累积律和区别律的共同作用下,就容易相互结合,这样义域窄的下位词素既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自身的语义特点,义域广的上位词素又对义域窄的下位词素起到了标注作用,同时还满足了双音节音步的韵律要求,因此,上位词素和下位词素结合就成为一种常见的构词模式。上位词素和下位词素结合而成的复合词中,对复合词的词义起决定作用的是下位词素,也就是说,复合词的词义常常等同于下位词素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学者焦浩把这些词称之为是“不平等联合词”^[5]。

就某些同义并列式名-名复合词字序而言,把义域广的上位词素置于义域窄的下位词素之前,这样的排序可能会违反调序和声序规则,那么为什么不颠倒位置,把义域广的上位词素放在义域窄的下位词素的后面呢?这有可能是为了与另外一类复合词区别开。汉语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偏正式复合词,其词素序列可表示为“下位词素(种概念)+上位词素(属概念)”,如“鲤鱼”“柳树”“翎毛”“砾石”“蝗虫”等。与“上位词素+下位词素”的同义并列名-名复合词一样,这类词的整个词义完全等同于下位词素的意义,上位词素只具有标注作用。由此可见,词素序列是区别这两类复合词关键要素,因此,某些同义并列式名-名复合词只能依照上位词素在前,下位词素在后的序列来安排字序,而这一次序安排不可避免地就与调序和声序规则发生了矛盾。

参考文献:

- [1] 韩陈其. 三论“名·名”结构的内部修饰义[J]. 汉语学习, 1986(1): 11-16.
- [2]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98.
- [3] 丁喜霞. 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88.
- [4] 王东海. 汉语同义语素编码的参数和规则[J]. 中国语文, 2002(2): 159-164.
- [5] 焦浩. 汉语不平等同义并列式双音词研究[J]. 西华大学学报, 2012(5): 20-24.

(责任编辑:王凤玲)